

回味当年“劳动课”

查正军



金秋时节,稻田一片金黄。我回到乡下,偶遇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于田间地头忙碌地拾着稻穗,阳光下,孩子们的身影与金黄的稻田构成了一幅温馨而生动的画面。我在拍下这一镜头的同时,不禁回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劳动时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村里上学,那时,一般的人家都有兄弟姐妹六七个,村里除了有小学与初中,人口与学生多的村还相继办起了高中班。在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指引下,让我们见证了那时农村劳动教育的“全过程”,体验了劳动课给我们带来的“双丰收”。

记得除了寒暑假,学校还要在收麦与收稻两个农忙时段放“忙假”,一般七八天,让孩子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除了这些,学校还有每周至少半天的劳动课,时间应农时而定。劳动课我们都是殷殷期盼的,最喜欢的是离校到田野里,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或扛或抬着自带的劳动工具,阔步走在乡间小路上,个个兴高采烈地唱着那时的歌儿:“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筐。放学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当时每次参加生产队的半天劳动,生产队的干部都会发给每个学生水果糖,学生们一边干活一边吃糖,十分开心。值得一提的是,在那物资匮乏、没有零食的年代,有的学生舍不得全吃了,要把糖果省下来带给家里的弟弟妹妹。

劳动课的内容丰富多彩,我们有时帮助附近生产队麦田或稻田除草,有时到棉田里学习整枝打叶,有时摘棉花,有时学习起秧栽秧,有时收割麦子或水稻,有时把麦把稻把拉到场头,有时割草积肥,有时植树造林……

诸多的劳动中,最让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是给棉花捉棉铃虫。那虫子长得“肥而大”,有青绿色的,有土灰色的,专吃棉花的花蕊,在小棉桃上钻洞,庄户人恨它恨得牙根痒。捉棉铃虫要趁早,因为早上气温低有露水,是棉铃虫一天中最孱弱的时候,我们每天一大早都要来到地里,脖颈上挂着一只用绳子吊着的空瓶子,手里拿着用竹片做成的镊子,每人一行,在棉田里一株一株搜寻。小孩子眼尖,早上一个多小时能捉上百只,捉完虫子再上学。学校还经常开

展捉虫比赛,看谁的虫子多。有一次我创一小时捉130多只的最高纪录,和另外两个班级的“第一名”分获生产队长奖励的“大运河”肥皂一块。

我知道鸡特别爱吃棉铃虫,每次捉虫就把班上所有同学的棉铃虫收集起来中午带回家喂鸡,鸡见了鲜活的棉铃虫争先恐后地抢食,我家鸡舍里的三只母鸡经过我一个多月的投喂,只养得“膘肥体壮”,并由过去的不肯生蛋到后来的每天一只,鸡蛋打出来都浓汁汁红彤彤的,有的还是双黄蛋。为此我写了一篇“棉铃虫喂鸡让我吃上双黄蛋”的作文,还被老师在全校传阅。

后来,大队在学校门口划出了一块6亩多的“学生劳动田”,主要种植水稻与小麦,从整地挖墒到追地底肥,从落谷播秧到水肥管理,从防治虫害到“九成熟十成收”,全部由大队农技员指导,全体师生全程参与,田间的“生疏”从不会做到老手。因此,我们回家都能帮大人分担不少自留地里的农活,直到现在我进机关单位上班三十多年,但农村里的主要农活样样会干。

劳动课给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也让我们增长了很多农业知识和生活经验,还培养了我们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好品质。眼下农业生产已全面实现机械化,加上土地全面向种植大田流转,一般人已不再下地劳动,但我们培养下一代,也应让劳动教育回归应有的姿态和原点,通过劳动帮助孩子形成独立自主与吃苦耐劳的思想品德。



橙色浪漫 张晓梅 摄

感动,在雪域高原

戴敏

穿越千山和万水,终于看见雪山的模样,拉萨的第一场雪,似乎并不是那么寒冷。行走在雪域高原,更多的时候,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着。

有过边疆工作的经历,还有,自以为做足事前功课,进藏之前,我以为,我可以。登上Z8901次列车,踏上青藏高原,在经历格尔木换火车头,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过唐古拉山口,胃部开始翻滚,膝盖开始疼痛,味觉变得迟钝,所有的自信终是没敌得过来势汹汹的“高反”。

在拉萨,我们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克服各自不同症状的高反,互相鼓励,每天早出晚归,去山南、日喀则等地,看望来自家乡的戍边战士们,其中有十多年的老兵,也有不到一年的新兵。脸颊上的高原红和发紫的嘴唇,成了来自平均海拔相差超4000米,海拔过长的他们的标配。见面时,久违的乡音,他们用一声“难为,难为”(感谢的意思)来回答,海拔差瞬间被扯平。在山南戍边的小营,从军十多年了,一张娃娃脸上,小巧的鼻梁和大大的眼睛,还有一股子机灵劲儿,家乡人,错不了。他告诉我,做战斗员,站岗时,冰霜沾满了睫毛;做炊事员,学着如何在高海拔地区,把土豆煮熟,把青菜炒软;现在做司务长,让战士们的伙食做到营养搭配,安全可口,是他执着的追求。我问他有没有感到苦。他说,国家在对部队后勤保障上很用心,所有的付出都是应该的。在日喀则,今年刚进藏的小董,见到我时,安安的一副“年轻时想离家”的模样,他告诉我他在这里一切安

我的志愿之旅

汪海亮

金色的秋收时节,淮海农场到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与忙碌的气息。而今天的我,作为农场近50名志愿者中的一员,今天就是跟车押运粮食,其任务就是察看装稻谷时是否粮食装得满满,消除外溢风险;检查车厢是否有漏粮现象,运输时防贼网覆盖作弊;运输途中是否颠簸,有无粮食走漏现象;卸粮时车厢是否彻底干净,其目的就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让这些宝贵的粮食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

早上6点30分,我便与其他志愿者们聚集在供货部的发车点等候当天的车辆押运任务。时间不长,一辆辆载重30至45吨的散装物流车辆陆续到达,我们也按照农场统一的指挥,依次登车,开始了我们一趟又一趟的运输之旅。

坐在驾驶室中的我,一边与驾驶员说着趣事,一边看着道路两旁的收种风景在迅速后移,不免想起以前的三秋至少要忙上一月有余,现在的科技发展和机械力量,甚至只要十天半月就可完成收种任务,让我对农场未来充满希望。

不经意间,铺满了金黄色稻谷的晒场就映入了眼帘,拖拉机翻场的翻场,打堆的打堆,一派忙碌景象。驾驶员将空车精准地开到高高竖起的输送带下,只见单位场负责人启动扒谷机和输送带,瞬间,一条黄色的长龙便在机械的轰鸣声中,爬上了高高的输送带,随即倾泻在散装车厢里。

在中华大地上,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名和词汇如璀璨的星辰,散发着文化的光芒。四明,便是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存在。

小时候,由于阅历浅,见识少,总以为我的家乡四明镇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地名,尽管历史上曾经叫过“四明区”“四明公社”“四明乡”,现在又称之为“四明镇”,但是区划无论如何改变,名称如何变更,“四明”这两个字一直作为前缀词没变。长期以来对四明的认知仅停留在四明是革命老区,是革命先辈们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但这里地势低洼,地处交通末梢,经济落后,偏僻贫穷,是省里的重点扶持单位。对“四明”这个地名的文化内涵,则从来没有思考过。

前几年四明镇委托文友许如超先生编写乡镇志,并请我初审书稿,才知道四明镇这个地名是有文化、有故事的。100多年前,清末秀才顾万邦觉得自己的家乡“王港”,名字不雅,便投笔到胜地为家乡起名字。他先在现在的四明镇位置的王港小桥上建小木桥,桥头门楼上挂一副对联,上联:四通八达;下联:前途光明。取对联的首尾两字,定名“四明桥”。后来,顾秀才又在桥旁建了一座小楼,楼上东西南北有四个大窗户,小楼门楣上挂一副对联,上联:“四窗春色”;下联:“明察秋毫”。取上下联首字定名“四明楼”。自从王港有了沟通东西的四明桥,又有了标志性建筑四明楼,来此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后来形成了繁华的农贸市场和小集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四明镇成了县城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集镇。

最近才知道,“四明”这个地名,不是四明镇所独有的,因为它充满诗意,全国不少地方都在使用,诸如“四明山”“四明大地”“四明楼”“四明郡”“四明湖”“四明湿地度假村”“四明银行”等等。历史上还有许多名人用“四明”这个词作为雅号和斋名的前缀词。

如今,四明镇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不久前,沈海高速新增的四明互通正式通车运营,犹如一条致富纽带,将四明镇与外界紧密相连,融入沿海大通道,为老区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前几天,我回了趟故乡,专程去沈海高速四明互通参观,那新刷漆的收费站顶上“四明”两个巨幅大汉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此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将带有“四明”字样的地名和景点串联起来,规划一条“四明旅游专线”呢?

我头脑中储存的有关“四明”的词汇、地名和景点立马呈现出来——

从四明互通乘上高速,南下浙江宁波旅游,一定会不虚此行。应该说宁波市“四明”这个充满诗意的词汇渊源最深厚。首先,宁波的别称就叫“四明”。四明山的核心地段就在这边,四明山又名句余山,山峰二百八十座,中峰四窗岩,有四个洞穴横列于峭壁之间,仰望犹如楼榭之有窗,谓之“石窗”“四明之目”,四明山由此得名。四明湖是一个景色秀丽的湖泊景区。四明湖面积近20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两倍,湖中点缀着大小岛屿,四周峰峦叠嶂,环湖古迹众多。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湖水与山峦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这里风景如画,宛如人间仙境。那连绵的山峦,被云雾缭绕,仿佛是大自然用神奇的画笔勾勒出一幅壮丽的画卷。这里蓝天白云,圣洁而宁静,山上山下,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墨客慕名游胜,兴情所至,吟山咏水,题诗寄情。唐代大诗人李白、刘长卿、皮日休等曾为四明山景色纵情吟唱;明代诗人沈一贯有诗曰:“百年三万六千日,古今圣贤皆咏毕”;李白曾赋诗曰:“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诗人陈志岁游四明山区时,为当地贤哲经济乡邑,乐成公益,功成身退的精神品格所感动,曾留下《题贤桥》诗:“江山人物治良政,成事不居功可敬。世贤前后每康承,功德漫由时确定。”

宁波市“四明”这个充满诗意的词汇情有独钟。这里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有过“四明县”的建制,“四明山镇”至今仍存在,至于酒店、度假村、商号、街道、住宅小区、学校、幼儿园等名称的前缀为“四明”的更是目不暇接。

从四明互通乘上高速,除了畅游宁波境内的四明山外,还可继续南下游览由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四个地级市组成的“四明大地”,这里充满了活力与魅力。这里有古老的文化遗迹,有繁华的都市景观,有美丽的海滨风光。“四明大地”可以称之为最大范围的“四明地域”。

从四明互通乘上高速,可以到素有芙蓉国美誉的湖南,去领略一下同名同姓的另一座“四明山”。湖南省的四明山位于衡阳、邵阳、永州三市交界处,主体在衡阳市祁东县最西端的四明山乡和永州市冷水滩区杨村乡。这座四明山的名字含义为“四望周圆,界线皆明”。同我家乡射阳县四明镇同名异曲同工,同样取上下联的首字命名,其风景同游览四明山同样美不胜收。

从四明互通乘上高速往北,可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的“四明楼”一游,此“四明楼”非我家乡百年前顾秀才所建的那座砖木结构的简易“四明楼”。这座古楼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它屹立在滹沱河畔,庄重而肃穆,让人不禁想起千年前的北国辉煌与荣耀。

从四明互通乘坐高速,可到有魔都之盛名的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的“四明村”(又名四明郡)观光,让你一定会大饱眼福。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村庄”。这里是100多年前的四明银行开发的住宅区,自从著名的“周公信”落成后,四明村人气暴涨,许多老上海政要、名人,如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等大亨经常在此会客和宴请。在四明村住过的人士当中,有许多作家、诗人,当人们每次走过时,都不由得放慢脚步,肃然起敬。2005年5月18日,四明村被正式命名为“文化名人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经典爱情故事;世界文坛巨匠——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背影;20世纪三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影星胡蝶的情影;鲁迅先生的堂弟周建人优美的散文,都发生在这座有着历史印痕的村庄弄堂内。四明村就是整个上海名人里弄的缩影,四明村的文化是整个上海弄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来此地游览,可以一睹这个“老小区”的百年历史,它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一个缩影。那古老的建筑风格,那斑驳的墙壁,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

四明,这个充满诗意的词汇,用于地名,文化底蕴立马加深;用于山名,尽管同名也不失神韵;用于商号,景点同样不失调雅。用于人名或斋号,蓬荜生辉。清朝同治年间大文人王贯三,曾用别号“四明逸人”和“四明逸仙”;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号“四明狂客”。总之,“四明”这个词,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标识,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历史的厚重,人性的温暖。在四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独特的风景和故事,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品味。让我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进四明,感受它的魅力,让诗意在心中绽放。

四明,一个充满诗意的词汇

颜玉华

干就对了

吴杰明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认知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依了培根的说法,正确的认知是一切行动、最终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孙子·计篇》亦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东西方的哲人都十分重视正确认知的指导性意义,要求按照完美的蓝图精细地施工,建设人生宏伟的大厦。

可事实上,正确的认知却并不昭昭如日月、笃定如磐石。清人钱大昕《弈喻》云:“理之所在,各是其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别人的成功原本就不可复制,瞄准目标,鼓起勇气,拿出功夫,干就对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诗经》里的一句话,应该算是最古老的智慧了。一个人,一项事业刚开始的时候莫不是怀揣着美好的理想,仔细规划,兢兢业业,没有一个不奋发,没有一个不努力,可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能够坚持到底,实现最初理想的人着实不多,更多的人却是心意渐远,逐步滑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最初的认知通常都是不成熟的、不坚定的,具有瞬时性与多变性的特点。时过境迁,困难就会越来越多,动机也会逐渐丧失,兴趣在无形中湮灭,正确的行动不能持续,成功自然也就无望了。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早年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毕业,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源,在其他同学都陆续找到工作之后,他还是处于“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后来,得益于大学老师的推荐,这才在日本陶瓷株式会社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稻盛和夫在大学里学的是有机化学,从事的却是属于无机化学的制瓷工艺研究。对制瓷这件事,他完全没有正确的认知与必要的兴趣。随着企业经营的模式与同事们的陆续离职,稻盛和夫也萌生了退意,打算退出,去参加自卫队政工人员的培训班。可离职之前的稻盛和夫是矛盾的,不甘的,他为自己第一次就业就遭遇失败而感到羞耻,他希望能够在自己快要离开的时间里有所成就,这样就能无愧于心。夜以继日的研究与实验终于为稻盛和夫带来了成功,新的配方带来了新的工艺,新的工艺带来了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利润,努力工作带给稻盛和夫的不只是短暂的成功,更有长久的兴趣,他发现自己对陶瓷工艺的关心与执着超乎寻常,日昃旰食,不断改进制瓷工艺就是他的自觉选择。

人生多舛,世事沧桑,我们的志向与兴趣并不总是能够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相匹配,如果不幸与志趣,不得不忍受工作的单调与无趣,那么,忍耐与进取就是最好的选择。成为兴趣的知己,也是兴趣的媒人,成功会把兴趣带入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中,让我们日日兴奋,时时精彩。

能够培养出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最好,如果最终都无法“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理想,有信心,有正确的方法与不断地进步,兴趣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口粮”,兴趣只是可以锦上添花的“奢侈品”。

孙悟空对跟随唐僧西天取经有兴趣吗?红孩儿对向观音菩萨学习参禅修佛有兴趣吗?都没有!如果不是有紧箍咒,泼猴永远都是泼猴,妖精永远都是妖精。我们从来都提倡源于兴趣的自律,但我绝不能因此就反对并拒绝出于责任和义务的他律。

圣人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聪慧如孔子,也并非生来就乐学好问,善思笃行。熬熬到了六十岁,他才有了闻师长规诫而耳顺不烦的修养;修习到了七十岁,他才有了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可以想见,在此之前,孔子也是一个不断在任性中屡错屡改屡改屡错,在别人的规范下不断从错误中汲取成功经验的俗人,努力自律的同时,善纳或忍耐他人的勉励与劝止也是他学习生活的常态。

有人可能会问我:终生在错误中翻滚,在自谴中煎熬,在苛责中进击,这样的人生的可以很幸福吗?《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生的甘苦悲欢,祸福荣辱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来都是如影相随,密不可分,不同的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并不一致。从来就没有十分纯净、无可争辩的幸福,我们钟爱无量财富的不断积累,就一定无缘于纵情山水的恬淡洒脱。既然选择了诗与远方,就必须风雨兼程。奋斗者的幸福从来就不是阳春三月的鸟语花香,疾风骤雨中的酣畅淋漓才是他们的最爱。

空谈无益,干了才好。上了路,天天走,射阳学子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遇上隆重的庆典!